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節儉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

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

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多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内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

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掛之以犀象錯之以羽

芝車戒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紝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漢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以問太中大夫給事中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

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久遠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

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視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元帝即位徵貢禹爲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

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絝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

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

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光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瘗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

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

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

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與貧民田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禹又言諸離宫及長樂宫衛可減其大半以寛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哀帝時龔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

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

東漢章帝時馬廖代趙憙為衛尉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風移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

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功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

行令平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
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臣聞
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
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
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
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
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税周謂之

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主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魏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閬鄉侯衛覬上疏曰

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

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顔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内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

就正咸稱逼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尤恐不及而尚方所

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毎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靡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時居武昌揚州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

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
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
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
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
而官吏務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
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率非其人
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蠧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
役罷苛擾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

主雖不恱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時吳俗奢侈中書丞華覈上疏曰今民貧俗奢轉相傚倣兵民之家内無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

晉武帝太康三年中護軍羊琇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

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則無有窮極矣

後魏宣武帝時散騎常侍邢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庫之金裁給

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儉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宣武從之

秦主苻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臣聞堯舜茅茨

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
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
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縠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
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脩文德以
懐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
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
珠簾以元畧爲諫議大夫
後周武帝保定間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外史下大夫黎

季明上書曰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

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

唐太宗貞觀四年上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
帝王富有四海事皆由己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
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萬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
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已者亡隋煬帝志在無厭雖好
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
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非惟書籍所傳
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
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

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太宗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諫議大夫褚遂良對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玄宗時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中書舍人常衮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

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歛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郎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

穆宗嘗問侍臣曰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

露臺身衣弋綈履革爲集上書囊爲殿帷信乎何太儉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植對曰良史非貌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内凋窶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户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户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民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耳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命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寠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

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他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德裕又上奏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令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報云有臣若此朕何憂再三嘉歎事

載史書又𤣥宗令中使於江南採鵁鶄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𤣥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輙自停織𤣥宗皆不加罪忻納所陳臣竊以鵁鶄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葢有蔽者弗言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余謂不可者其有違道傷理

徇欲懷安面刺廷爭無有隱諱則是容納善道增光祖
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立鵝天馬盤豹盤條文彩珍
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臣愚亦所未
曉昔漢文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
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文帝孝
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
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
文宗嘗見中書舍人柳公權於便殿舉袖示之曰此衣

已三澣矣衆皆美上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南唐嗣主保大中太常博士陳致雍上奏曰臣聞尊卑有倫貴賤有序下及黎庶車輿服馬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若無制度何以防其淫侈救其彫獘者哉臣且覩保大以來條約庶民居止舍宇間架無過大衣服車馬各有彰别至今撙節上下不渝

猶有市廛閭閈之間銷金畫繒爲婦人帬衣中被之屬奢溢者爭浮競僞循法守正之士猶未能素厚自處何况中庸之人出見紛華盛麗心意盪悅老氏不云乎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由是漸漬失教被服成俗既而正金銷盡朽壞同歸數年之中奢靡尤甚臣又聞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其或從上化下而民焉敢踰越伏以皇帝陛下絕素爲治偷薄者聞之而自革正明宣化貪饕者知之而自懲于今十有三載躬行節儉未

嘗息佚而於有司之官法度不考憲式不彰其致姦色而流成弊故也臣叨禮職無裨聖政輙斯陳露上達聰明伏乞宣下所司特頒嚴勑條約世人不得踵前更有造作銷金衣服如有故違重以法繩之其王公之室卿士之家並禁斷所兾率其庶民以次漸變頽風自然脩本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塩鐵判官張觀嘗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務敦淳化殿宇采飾皆徹去之惟尚朴素天下幸

甚然於服御器用臣願亦從純儉上曰朕庶事簡約至於所服多用絁紬皆經澣濯爾御言甚善觀頓首謝
真宗咸平中都官劉蒙叟上疏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望崇儉德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學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習性之漸則天下幸甚上嘉之
仁宗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龐籍上奏曰臣近者伏見

傳降聖旨差雇玉工真珠匠小臣疎賤不知所造服用然而職在耳目之官苟有愚見不敢緘默恭惟陛下自纂位以來積德脩道日謹一日近無耽好之玩遠無追求之勞古之聖明未易能過然今水旱相仍公私俱困北有林胡之抗敵西有元昊之兇狡尤宜恭儉齊紀律惜國用以豐實制兵威而震耀臣愚以謂不急之服玩近奢之器物悉宜屏絶以勸天下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願陛下視珍奇爲棄物

以奢侈爲覆車

籍爲右司諫時上奏曰臣昨到太平州界體量安撫本
處檢會廣德軍判官錢中孚當塗縣主簿兼嘉祥縣尉
温宗賢等狀稱往諸鄉檢旱竊見貧民多食草子名曰
烏昧并取蝗蟲曝乾摘去翅足和野菜合煑食别無虚
妄者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粮米每歲六百萬石至於府
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飢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
生靈何以昭蘇臣今取前件草子封進伏望宣示六宫

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仍乞密下裁造務後苑文思院糧料院檢祖宗之朝每歳用度之費數目比於今時則奢儉自見伏望聖慈特降進止則天下幸甚

籍調陜西轉運使時又上奏曰臣伏見連年災異天久不雨臣謂弭災消禍在朝廷自脩比年費用奢廣倉廪出納不嚴内中須索既多有司以憑申除破無縁鈎較虚實臣竊爲凡乘輿所用宫中所費宜取先朝爲則今宿師西鄙力戰重傷方獲功賞而内官醫官樂官無功

時享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厲戰功邊鄙不足平也

寶元元年天章閣待制賈昌朝上奏曰臣伏見西夏僭妄出師命將以貽朝廷之憂臣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煩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于今未聞有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脩政令務稼穡倉廩有積穀府庫有羨財節用愛人以戒不虞卒有水旱寇攘之至而無所憂自

三代而下稱王業盛者唯漢爾文景以恭儉故風俗厚財用足至于武帝務勤征伐始筭緡錢榷酤以助軍旅之給而天下蕭然矣至昭帝議鹽鐵罷榷酤省徭役篤耕種凡侵蠹民利者一切寬貸之時賜租賦使民得以足衣食內則省宰夫樂工希文景之風以厚儲蓄數百年間四夷咸服百姓不厭漢德者無他道也節用愛人崇本抑末之所致也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

農務不篤外厚幣聘而内豐廩藏自餘虚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陜右河朔歳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爾故田税不足重以榷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爲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事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

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了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況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粮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
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所蓄聚不盈數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已來迄于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皆

省罷之

二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准敕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

在甚爲騷擾臣輙上言若檢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節用乃是徒摭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齊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絶結了當今陛下崇恭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恵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虚有勞費淹滯無成况今西鄙設備聚財實

邊之費所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後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顯有虛費即定奪減省聞奏臣伏覩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響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之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

之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内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内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絶内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靡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敝必能知悉仍乞特降敕命下三司委諸

路轉運副使發運司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管
當官員除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
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省減者即具利害
擘劃聞奏降下依敕定奪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
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起請官
吏即乞特行酬奬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
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慶歷六年張方平上言曰伏以天下承平爲歲深遠而

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寖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玆交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撙約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爲菲薄而玆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横敢爲欺誣仰恃仁慈緣爲姦弊且禁中呼索輙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爲上供故外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羣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

社之計下以生民爲心彼婦人宦者何煩過爲姑息超
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
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内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
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爲萬方富庶之
本兆民所賴爲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
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
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投命士民聞之孰不
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横費乞特置司局

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内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効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

方平又論減省財用事曰臣近受勑同賈昌朝等定奪減財費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爲生靈計大

減省所爲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爲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効可冀也其有狥已之利與則喜奪則怨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

皇祐元年右司諫錢彦遠上奏曰臣伏見真宗皇帝詔

書以塗金冗費上自宮掖下及庶民一皆禁止三十年
間不敢有犯陛下奉以儉約遵守祖宗舊章雖申明塗
金之勅歲下而近日戚里諸親權要族黨並以塗金衣
服首飾相尚日增盛麗以至三朝慶會被服入宮蔑視
刑典習爲慣事且此巧僞之物蕩昏心目無益飢寒風
俗所以趨競者禁雖立而法不行故好之愈甚況真宗
皇帝崇本沖素講求制度欲爲萬世之戒豈可使之廢
墜此乃國家守成大要屬在陛下今欲乞嚴禁約塗金

匠人依舊條處斬如情理稍輕刺面決配千里外牢城

臣僚之家用使造作並科違制皇親戚里即不支俸錢

一年其失於糾察賞罰並依先朝之舊仍乞指揮內東

門司使臣如有諸親命婦郡縣主等入內輒服金衣首

飾者並盡時禁止不令入內一面具姓名申奏勘責如

本非私情別因事彰露亦與同罪所貴先朝之制遵行

天下

嘉祐六年知諫院何郯上奏曰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

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未敢擅恣之時而道路流言皆云天子近日宫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宫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柰何徇後宫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

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
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宫
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
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於和乃可以解皇天譴
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也
八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劄子曰臣伏覩聖恩頒賜羣臣
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緡況名位漸高
必霑賚愈厚舉朝之内所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

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況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況當時帑藏最

爲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
益況委質爲臣共圖國事股肱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
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
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坼率土哀摧羣臣各遷一
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
爲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
金帛錢物以助供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
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既可以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

國體

先又上劄子曰臣於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乞詳令侍從之臣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臣亦曾與同輩具狀請客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内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況所賜羣臣之物比舊例

過多幾倍而羣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羣臣有廉耻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内外困窮几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己以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媿則士衆必曰我輩勞苦而所得微薄羣臣安坐而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剝膚椎

髓以供賦斂而浩浩入羣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怨近者怨遠者怒爲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輩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慾解重斂之怨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爲安危之本非臣誇小廉競小忠也臣今來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道並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

光又上奏乞制國用曰臣近曾上疏以即今公私財用

率皆窮窘專奉目前經費猶汲汲不足萬一有大水大旱飢饉相仍敵人侵邊盜賊羣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為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材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蓄息財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飢饉軍旅非常

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

仁宗時陝西用兵權度支判官宋祁上疏曰臣伏見西賊叛逆未即梟截申命將校警飭邊陲陛下日仄憂勤特軫調發內經聖慮旁咨群謀臣誠不肖竊用感憤以爲勇夫行外儒者計內合爲威畧以行天誅則跳梁小醜指期烹醢故敢妄陳愚見以佐萬一臣聞兵以食爲

本食以貨爲資在易聚人在書八政誠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爲出故天子不得私焉傳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今在藏無積年之鏹太倉之三歲之儲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其故何哉良由取之既殫而用之無度也臣不能悉知朝廷之經費且以臣素所見者言之何者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乃今更欲興數十萬衆無謀甚矣陛下誠能超然遠覽燭見根本去

三冗節三費專奉西北之也尚可曠焉高枕無匱之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今陛下詔於此斷自今日僧尼道士已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帳為徒弟子者悉還為民勿復歲度今日已後州縣寺觀留若干所僧尼道士定若干人且令後來之數不得過此此策一舉可得耕織夫婦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今天下廂軍不

擇孱小尪弱悉皆收配纔圖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歳費庫縑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爲盜賊者不可勝筭朝廷每有夫役更藉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令驅以就役方且别給口券閒望賜錢二端相凖不使明甚陛下若敕天下廂軍今日以後除州軍須要防捉别留三百人自餘更不收補已在藉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

額常以十二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之今則不然一位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陛下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陛下誠能詔審官院内諸司流内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自今已往門廕流外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内則省息奉廩外則静一浮華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若七日若一月若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於蠟蔬膏

麴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主者旁緣利於欺撥故奉行崇尚故干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爲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爲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粢盛犧牲玉幣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昭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希屑屑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陛下若斷自聖慮取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脩開啓有時賜與有度則一費節矣

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致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帷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齊民而又競餙神祠爭脩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夫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伏望陛下切敕州縣普令罷止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㑹取公用全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旅也公用之設或以饗賓也今

則不然罷黜大臣率叨使相安居都邑普蒙公用取生人之資力爲無功之奉養坐縻邦用莫此爲甚伏望陛下寳惜名器使授受惟才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三冗已去三費已節數年之内用度必饒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錦綵金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爲始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爲始然後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

不揺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蠢爾戎酋可玩之股掌中矣寧與今日誅求財用課鹽榷茗為戚戚之計者同年而語哉臣誠狂妄不曉禁忌輕進愚策惟

陛下裁赦其辜

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内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内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

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之哉臣謹案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

千七百二十一萬七千匹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慶歷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

税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
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虚
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
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
臣以爲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抹其弊當治其源
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爲
計亦不能抹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
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爲之時若不鋭意而改圖但務因

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捄之過矣伏望上體祖宗之
成憲下恤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
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絶招募揀斥老弱土
木之工不絶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並除之省禁
中奢侈之僭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承平之代建長久之
治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
天下幸甚
捄又上奏曰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之

類多用銷金工匠於闤闠之中任意制造殊不畏憚臣
復詳編敕節文除大禮法物外上從中禁下暨庶邦但
係衣服裝著之類土木玩用之物並不得以金為飾如
違並科違制之罪其元業匠人輙更造作犯者當行處
斬此蓋真宗皇帝躬行儉德以化天下故自中禁以及
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為飾者一切禁斷工匠置於極
典致數十年間中外絕無犯者而近年以來時俗相尚
銷金之作寖以公行近日尤甚其戚里及臣僚士庶之

家衣服首飾並用銷金及生色内間金之類並無避懼蓋是匠人等故違條制厚取工錢上下相蒙無敢言者若不速行禁止切慮糜壊金寶扇長澆風競事浮華大損聖化欲乞嚴賜指揮申明舊制上以遵先帝崇儉之意下以絶臣庶好奢之漸

英宗治平元年侍御史吕誨上奏曰臣竊以祖宗之有天下也削平諸國所聚財貨皆歸於内府數十年中區守乂寧誠國富兵彊之致也所謂内藏奉宸諸庫非有

司關掌故外臣莫得知其登耗但慮歲月久支費寖廣不復當時之盛比來先帝椿留之物賜及小臣過越乾興之例拜賜者于今震恐蓋知祖宗艱難收聚之意非所以容其虛受爾如聞禁中取用尚亦無節加之近倖因緣侵漁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費一旦四方有事何以枝梧陛下踐阼之初當謹持守脩葺府庫謹嚴出納茲其時也臣欲乞今後内庫非旌賞功勞貸助經費一切浮用無俾仰給出入之籍亦行會計應禁中取索財

實不限內外庫所降合同須具支使者名目俾歲中會計知其過當則可以裁損及後苑殺造服玩器用並付文思院所造之物工畢別差朝官點檢則官物無由枉破侵欺之路可以杜絕是亦節儉愛民之一端也唯聖神留意天下幸甚

二年知諫院司馬光乞節用劄子曰臣竊見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茲復遇大災畿內秋田蕩無孑遺倉廩儲蓄率多敗壞府庫財帛散用將盡必恐今冬饑饉

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為憂今取之於內帑則內帑已虛收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斂之於下民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為計臣愚以為若非陛下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答天意感慰民心使皆墊者忘其悲愁餓死者無所怨嗟也臣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舊例為言出六宮

冗食之人使之從便罷後苑文思院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羣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止於奉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況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為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固不

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

四年御史劉述上奏曰臣竊觀方今天下之事可謂困弊之極矣如久疾之人肢體羸𦗟氣息奄奄不能自持所可恃者脉理未憊而已誠得良醫而救藥之輔其氣血調其飲食時其寒溫庶幾可以復全也陛下有明德嘉道孳孳庶政醫之良者也所謂輔其氣血者輕徭薄賦以寬民力以固民心俾無怨畔是也調其飲食者道民務本教之儉約雖有水旱之困而無捐瘠之患是也

時其寒温者爲擇良守宰以撫綏之利有可興者興之害有可去者去之是也百姓習於久安競以侈靡相尚居處服用率多僭差婚姻喪葬不計其費而以不若人爲耻因而破産者有焉其致非他繇禁令不設故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若禁令不設人得自恣則倉廩奚由而實衣食奚由而足欲望其知禮節榮辱不可得也教化之行率自上起臣愚欲望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臣聞太祖皇帝常服澣濯之衣

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蒹簾宮闈施布幕無文錦之飾嘗出麻屨布裳以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者也真宗皇帝嘗謂輔臣曰國家所務儉約爲先當須節用愛人以富庶天下張齊賢對曰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剩貲如此則天下自然富壽矣大哉聖人之德皆能抑情損欲而以身率人也如是經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也臣固願陛

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也至於賜予之事非有功德可以激勸於人者不可輕爲也昔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爾所知也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而與之善哉人君之不妄賞人也如是古人有言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

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陛下誠能以身先之然後敕下有司設爲科條以絶僭侈之弊仍戒飭長吏使傳諭朝廷之意務崇約素以厚風俗若是則民之生業日益厚矣雖遇水旱之困而有儲蓄以禦之矣民財既充國用復省則徭賦之事自然輕薄矣茲實太平之基而萬世之利也在陛下勤而行之固而執之耳臣不勝惓惓之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欽際隆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節儉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當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僚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

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不可於飢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鄉者慶歷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北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宜之何暇

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櫓須脩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時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恵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踈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

賞賜不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減又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太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凋竭窮極然後已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

恍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不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

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衆言所移實天下幸甚

殿中侍御史錢顗上奏曰臣伏以邊境未寧軍須至急朝廷經費百倍於祖宗之時帑藏空虚間或兼水旱之患從今不務省減向去何以枝梧然而事有權宜理難固執豈可目前只圖僥倖之利不能力為陛下久遠之

謀臣雖至愚言恩有補臣謂今冬郊祀之禮陛下在亮陰恭默之中遵先朝三年之舊制是亦不得已而行之內外供費豈當用平時之例而况覃霈之恩未遠特支之賞亦頻天下之財取之盡毫末數年之內用之無子遺民力既極困窮國用正宜裁損臣聞在真宗全盛之世尚詔三司減郊祀應奉之物十餘萬載於國史足以為法陛下誠思咸平中府庫之所積孰與今日為比耶所有將來南郊伏乞陛下特降睿旨除三軍賞給外應

內外文武臣僚舊例賜予一切權且寢罷至於應奉不急之費亦乞減削如此則內足以省國用外足以寬民力豈曰小補之哉唯陛下斷在宸衷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神宗時起居舍人韓維上言曰臣竊聞故事大行皇帝當有遺留物分賜臣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財利匱乏又國家不幸四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及支士卒優賞所費不可勝計今之府庫比於

仁宗晚年又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臣恐爲
損不小陛下若以爲奉承先帝之志加惠羣臣不可罷
止則望閟諸府庫取服用玩好之物以充用才足將意
便可不須過爲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
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急弊
哲宗元祐二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上宣仁皇太后
疏曰臣濫備勸講夙夜思職愚慮所及不敢不言伏以
自先帝厭代諒闇三年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

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自此始臣愚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也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大惡帝堯所居之室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舜稱禹曰克儉于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也伊尹曰慎乃

儉德惟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陛下所宜日以啓廸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以爲美談臣竊惟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使明德馬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朴飭正後宮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孔子曰少

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習儉約長猶侈靡少習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繫在陛下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百姓困弊幸頼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當今之務宜痛爲節約昭示儉朴以率天

下自古爲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景帝遵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曰文景以比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陛下上觀帝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景之效則皇帝

少而習之長而安之唯知儉約不知侈靡他日海内富庶自今日儉德爲之始生民之類受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六十斤戸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爲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古之争臣必諫其漸若事已横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爲象筯

箕子歎曰為象筯必為玉杯復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繡服玩之物焚之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亂今臣區區之愚竊以皇帝即吉之始若一開侈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為之防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裁赦

時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奏曰臣竊以數十年來風

俗僭侈車服器玩多踰制度以致士民之家率多貧乏不守廉節夫爲國之要在乎富民富民之要在於節儉民既富矣君孰與不足臣欲乞選差官檢詳唐室至於朝廷令式參定制度隨時制宜務令簡當可久遵行庶幾上下有分不敢僭侈風俗自當淳儉太平可以馴致

紹聖四年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聞金明池所造龍船費用萬貫不少肆爲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之意也臣觀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以禹

之德非無可稱也而所稱者勤儉而已蓋以有天下非不足於財也而必嗇於用者欲示敦朴以先天下故也恭惟陛下躬不世之資席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所共仰有司不能宣明陛下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不貲游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茲事已往雖不可救亦足以為來者之戒伏望聖慈今後如有興造乞勅有司無令過度庶免虧損陛下儉素之德不勝幸甚

戸部侍郎蘇轍上奏曰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末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為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

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飢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

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熈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二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寳元慶歴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

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

轍又上奏曰臣等近奉勑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史旁及宫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宫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

測聖意克己為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宫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内内侍省并御藥院内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内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内内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歷元年

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宫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

徽宗政和七年命户部參稽熙豐及今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通格令諸路漕司各條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來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

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墻僭擬宫省柰何剥民膏髓爲斯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産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錫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寳縻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賚及僕隷使混淆公卿閒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爲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

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
宣和六年尚書右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陜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歲入有限枝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陜西上户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稼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債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

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為虚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税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礬市舶遺利内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繁富

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爲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損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上攸請内侍職掌事干宫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

高宗紹興九年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儉非聖人之

中制而孔子對林放之問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豈以儉為禮之本故歟蓋常人之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故當用儉之時不可不省不省而無以約之則末流之弊將至於不可勝救矣臣觀自昔創業之主皆有儉德蓋其興於閭閻熟知民間之疾苦稼穡之艱難故愛惜天物有不期然而然者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逮地平天成之後乃作禹貢既第田以制賦又因民之所願而取其有餘其微及於漆枲絺紵羽毛

齒革與夫魚鹽橘柚之可於口菁茅簵楛之適於用皆在所取蓋亦莫非民力之所得者方禹櫛風沐雨手胼足胝之時親見百姓之勞苦已而安享其奉固宜有所不忍也故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孔子美之以爲無間豈非所謂愛惜天物有不期然而然者歟至於守成之君往往不然輕費妄用卒以召亂求如漢之孝文蓋亦千一耳今陛下所乘之勢如孝文而天性似之所歷之艱險如禹又不待學而後至其於儉德天下户知之

矣而臣强聒猶欲有所獻者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或曰儉可以施於家而已是大不然國之本在家而儉固將施之於國也孝文惜百金之費而制度不立終愧前古使其儉於一已又能推而廣之如彼其賢雖二帝三王之功可跂而及矣可勝惜哉比年以來陛下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幾於無節此固陛下甚盛德事然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遠内有諸將之饋外有隣

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誠然是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而可乎臣謂周之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式而論之矣若事事如式雖不會猶會也故臣願陛下自今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或輕重非倫或多寡不類事下三省則三省得以共議事下戶部則戶部得以執奏出納之吝有司得以獻其疑可否之宜臺諫

得以論其失凡所經由不許承誤陛下聞其言又從而
嘉納之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
上以省費用之煩下以絶僥幸之求無善於此臣不勝
過計唯陛下財幸
高宗時張浚上言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
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昔聖賢之君莫不恭儉節用
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
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金耳我乃

捐之以市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勸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文書刀敛之求尚容有賜予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怨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間投好者顧亦如彼即解體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爲然也錫賚之閒亦所當謹也

起居舍人洪遵經筵進故事曰按通鑑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吾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臣聞天子享四海之富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於起居動作之間其流易入於侈雖古先盛王號為善治天下恭儉愛民如漢文帝惜百金而罷露臺念農力而除田稅可謂至矣然以新垣平之詐賞賜至一日千

金鄧通之嬖倖至予之蜀道銅山使自鼓鑄文帝尚
爾況其下者乎而韓昭侯以千乘之君當戰國之際
干戈相尋日不暇給雖使横予妄賜竭民之力以爲
待士惠下之道其誰能止之然昭侯内脩政教外應
諸侯務正其本而已一敝袴之微中人之家所不惜
而千乘之君能藏之以待有功然則金玉幣帛之重
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肯以奉談咲遊宴予無功之
人哉推是心以往帝王之道爲不足進矣臣謂强本

節用責實富民其要無出於此

遵又進故事曰按漢書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臣聞儉固帝王之德惟能出於誠心見諸躬行日用之間然後爲盛德之至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則漢文帝其人也當漢初定海内乂安疑若可以自暇自逸方且兢兢業業心乎斯民故一銖一縷弗敢妄費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踐阼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
御無所增益弋綈緼衣革舄韋帶其衣服之儉如此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其嬪御之儉又如此殿帷無
文繡集上書囊為之其供張之儉又如此露臺之費
不過百金猶恐傷財蠹民罷役不作究其行事莫不
一本於恭儉中外化之風俗遂以醇厚功業隆盛為
漢太宗雖高皇帝創業垂統然詒謀籌後傳祀四百
實文帝有以致之迨於元帝罷三服官減穀食馬而

不能起優游不斷之弊晉武帝焚雉頭裘而不能杜
宫女萬數之失區區矯激一事一為非出於誠心何
足以揆方萬一至如漢文帝真可為萬世法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竊謂近因費用日廣上下憂
歲入之不支為陛下陳節用之說者多矣如遣使河南
誠不可已之事諸臣反命亦皆言徒御之冗民病供億
聖慈深以為然自今一切用度漸當從省節矣然臣竊
見士大夫多務便私鮮有能為國家愛惜財用者且如

一帥臣到罷供張借請率費數萬緡小郡亦不下數千緡雖曰有例獨不可稍裁損乎況有數易之弊民力殆不可能堪也又有守帥將官託討捕之名差駐劄官軍迎送者各是千百人隨逐所過州縣既批口券又索犒設如此之類獨不可嚴禁止乎凡是無理之費州縣時時有之徒竭吾民之脂膏無補公家之毫髮主計者往往屈於權勢莫敢致詰是以朝廷不得而知也臣謂罷無名不急之務不獨在朝廷當然州縣妄費亦復不少

如接送之類願各為之限制稍從簡約若違法差借兵卒或因緣為姦者並痛治之庶幾所謂節用裕民者得矣

太常博士王居正上疏論省費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

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

孝宗乾道六年端明殿學士汪應辰上奏曰臣聞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夫人君以一人之身不作無益固爲善矣然又須推而廣之凡天下之事足以害有益者一切杜絕無使滋長然後爲盡善也恭惟陛下仁儉之德清淨之政不尚浮華專治實務如銷金服飾此所謂無益而害有益者也然內而宮掖既已不用而又

申嚴禁約無敢不聽其爲益也蓋不可勝計矣至於流俗習尚有如銷金服飾之類者臣請陳之竊見所在道宫佛寺造作經藏裝飾像貌所用金箔動以萬計雖法所不許而令未必行公然抵冒視爲常事日甚一日歲甚一歲浸浸不已豈特銷金服飾之糜費而已哉地寶有限斯民勞筋苦骨捐軀委命晝夜搜采毫釐積累之所得乃以供無益之用如棄之然甚可惜也昔唐武宗盡毀天下僧寺及宣宗即位雖務改會昌之政僧寺皆

復其舊然猶下詔修飾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銀銅鐵等夫銀與銅鐵猶禁不用況於金乎伏望聖慈特降明詔嚴行止戒其或循習不悛違犯如故重寘典憲期以必行且復責之郡守縣令常切覺察庶幾人有所畏舊弊盡革

孝宗時知池州袁說友上言曰臣聞恭儉節約聖王之盛德也無事之日儉約固所當尚多事之後儉約尤在所先仰惟皇上恭儉出於天資節儉見於身履臨御以

來乘輿服御無所崇侈宮室苑囿無所增益雖舜之慈儉禹之菲食文王之卑服殆不過此固何待於在廷之臣進言獻議以賛聖德哉然臣拳拳之愚切惟今日適當多事之時要其後必濟以裕之之策然所以為之策者不過曰儉約而已且今天下何如哉自去歳旱暵浙東赤地千里而公與私積幾若垂罄浙西蘇秀旱勢為甚官苗私租什亡五六江淮諸郡亦非樂歳皇上勤卹民隱州郡凡所申請蠲放官物一一盡可其奏所蠲之

數殆數十萬大農所仰與州縣上供皆無復優裕矣茲者復有山陵重事皇上終身之慕竭天下之力以寓孝思損内帑之儲出宮闈之積惟慮毫髮弗至而其用益大矣又有使命往來旁午於道其間酬費詎可縷舉切意内而軍國之須外而州郡之蓄恐又非曩者比也臣所謂多事之後豈不在今日哉儻於其後不知所以節浮費戒侈用則浸浸不已後將何繼臣欲望特賜敕奏曲軫宸念自今以始賜毋輕予雖有功者亦當節約況

其無功者哉役毋輕舉雖甚急者亦當節約況不急者哉罷無名之費如興土木如講繁文省州縣之官如增釐務如綳添闕惜内帑之金以培基本住度牒之貨以備緩急戒州郡以節用毋事侈費戒邊城以儲偫毋竭民力庶幾多事之後可以因數者之節約以事休養將不歲月公私得以寛裕毋復後患矣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方圖恢復而板曹以財用不足爲言常賦

既不能供所須民財又不可遽而取惟有痛加節省可以濟助軍興然節省一事尤在聖躬親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綈以致富庶唐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藝祖皇帝幕用青布而僭偽以平仁宗皇帝被用黄絁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帝王之盛德我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陛下比從諫臣之請裁減外廷官吏度一月所省亦不下十萬緡以歲計之不無少補又竊見内侍都知李綽具到宫掖用度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云减

半支者有云住支者内庭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臣愚區區猶望陛下躬率之者葢欲陛下於乘輿服御玉食之間有可更加節損者親出御批斥賜外府以助軍須以爲中外節省之訓如内侍所具之數除德壽宫不可減損外亦有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減半而更可以分數減者陛下既躬率之爲下者亦何敢不從耶傒邊事稍寧自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聖訓所謂今日當如創業時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十朋又代越帥王尚書上䟽曰臣聞財用不足最爲今日之患議者歸咎生財無術思得管蕭劉晏之徒用之臣以謂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昔漢文帝時有玉帛和親之費然而貫朽粟陳海内富庶者由文帝以敦朴先之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故也我仁宗皇帝慶歴間西方用兵北敵增幣天下亦多事矣而斂不及民用度不乏者亦由仁宗以儉德化下故於多事之間内不失治民到于今稱之朝廷

自和議以來權臣務為茍安之計凡百用度悉如太平全盛之日中外化之競為侈靡府庫匱乏實此之由往歲陛下焚金翠近又以損名齋親為之記帥下以躬蓋無媿於文帝仁宗矣然財用猶不足臣妄意竊謂奢侈之風或未痛革無益之作無名之費或未盡除至若内降之恩未能盡絶名器之假未能無濫宫禁近習使令之數不無過多軍容教坊伶倫俳優之徒不能無非時之横賜凡此之類可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最節財之

要術當今之急務臣又聞唐德宗納裴延齡之姦謀有天子私藏之財號瓊林大盈二庫陸贄諫之甚力謂宜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成其大寶臣願陛下以文帝仁宗之儉德爲法以德宗之私心爲戒凡天下財賦之入悉歸之户部仍擇知取予之臣以司出納之柄如是則將見粟腐大倉錢流地上上下皆足公私並濟矣

司農卿兼尹京李椿上奏曰臣伏見比年以來庾廩不

豐庫藏窘闕軍須國用日覺難支州縣之間財賦尤匱農民士卒罕獲温飽至於椿管經常撥還借兊每煩聖躬上勞處分有司但知憂懼莫究本原日復一日坐視不講於國家久長之計豈所宜然臣嘗讀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豈非今日大小之臣但知憂懼不能自責而歸咎於時而已哉蓋傷其財則害於民皆出於不知節以制度違聖人之明戒也然則制度謂

何凡居處飲食衣服受用皆是也仰惟陛下躬行節儉
凡百受用悉從省減而奈何臣民奢侈縱恣不知限極
居室則危樓大厦華麗相高衣服則綺繡鮮潔巧異爭
先飲食則水陸畢陳厭飫奴婢營利則攘奪占爭以強
淩弱以至下民貧困者多無力以供其上此其所以財
益傷而民益害也臣愚願陛下詔有司凡居室之高下
雅飾衣服之顏色等降奴婢之多少器用之品式皆立
制度務從樸質違犯者必加之罪自貴近始使上下皆

知節儉之爲德侈麗之可戒賜予之際亦望陛下以制度節之財不傷而民無害矣天下幸甚

知福州趙汝愚奏便民事宜曰臣檢國朝會要諸州軍歲賜公用錢皆有定數且如福州國初歲賜錢僅五百貫熈寧五年始增定爲二千貫至紹興九年本州守臣有請以升改帥府增置官屬歲用不足有旨每歲更給錢一千貫通計每歲不過三千貫而已臣畧計本州近年支費每歲率用錢七萬餘貫過於歲額二十餘倍多

是於係省錢內取撥全無限制詢之諸郡事體畧同惟視守臣之賢否用度之豐約以爲多寡之數而祖宗法制皆蕩然無復存矣臣仰惟國家開創之初懲五代藩鎮之亂諸路置轉運使總制一路財賦務收諸鎮之權故公用錢至爲薄少累世承平文物繁富居官者頗以爲病故熈寧中神宗皇帝爲取會諸州軍例冊及三年出納之數付司農寺詳定而稍增其數令會要所錄是也然當時法度森嚴官吏畏疎不敢有分毫踰越制度

臣觀蘇軾在徐州日嘗論京東盜賊其奏略曰欲責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又曰臣願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遴選守臣聽法外處置强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别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臣竊惟京東素多盜賊號重法地分當時守臣不敢法外求一錢以捕賊至無酒以使人孰有取之

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如今者哉臣伏思祖宗之時重熙累洽民間兩稅之外絕無科歛而州郡又儉約守法度如此百姓安得不富今自渡江以後養兵既多費用浸廣民間兩稅之外科歛不一如經制錢總制錢折帛錢大軍月樁錢糴本錢添收頭子錢增收勘合錢若此之類未易殫舉而州縣又有隨時科折之數民力可謂困矣而州郡費用之廣至二十倍過於往時然則百姓安得不貧臣嘗念此至熟而不敢輕易以爲言者蓋以官

吏供給錢一項紹興之初已著爲令所在添員甚衆所費益多較之歲額已自過數又軍兵犒賜之類亦有久年成例不可頓革者是以官吏並緣無復法守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依倣熙寧已行體例逐路選委監司一員取會諸州祖來例冊及比年出納之數除供給錢一項别作施行外其餘公用之數叅酌舊制增定其數有違法禁過數支用者許有司彈奏依法施行如此則居官者自然愛惜錢物不敢妄費又憑藉法守亦可以

杜絶干請而苞苴貨賂亦不禁而自絶矣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讀六月己丑勸農詔書仰惟陛下聰明仁聖保惠元元訓誥懇惻爲民而下者殆無虛月謹擇監司郡守延見訪問考察能否而進退之所以求諸已者可謂勤矣然而十數年來未有治效卓卓如古循吏者豈非地狹國貧取於民者過制故慈惠之師溺於職而不舉強敏辦給之吏始多爲術以病民而莫知恤也臣嘗讀漢書循吏傳班固以爲孝惠以來民務稼

率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故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明矣臣愚伏願陛下清心省事一以節用愛人爲本依倣元祐以來故事選委官吏講求今日内外財用之出某事可均某事可節某事可罷斟酌次第而行之歲必有所儲也又取兵興以來財賦名色自創置以及後來增損之數究見本末擇其間可省者漸賜以予民

庶幾民俗富厚而政化可行然後久任而責其成雖使郡爲龔黄縣爲卓魯可也區區狂瞽惟陛下幸赦其愚

光宗紹熙間權戶部侍郎袁說友上疏曰臣竊惟京邑富盛風俗易於侈靡其間儻有侈靡過度銷毀金寶上下慣習殊無限制久而不戢深爲財寶之害臣伏見銷金衣飾頃歲有司屢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寬隨即縱弛自累歲以來其侈日盛行都豪貴之家故習於此而下至齊民稍稍有力者無不競以銷金爲飾蓋不止於倡

優被服之僭也今都人以銷金爲業者不下數十家貨
賣充塞相望於道積日累月毁壞金寳何可數計豈特
上下僭度侈靡成風有干風化之美而國家金寳日銷
月削不復可以收拾誠非細害仰惟陛下躬行儉約以
先天下豈容民庶習成侈靡毁棄珍寳以至於此臣恭
聞祥符四年詔後死銷金者並刺配祥符八年詔内外
庭並不得衣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剔金陷金
明金泥金楞金背金影金盤金織金金線等但係裝著

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犯人及工匠干連人並行重斷紹興七年高宗皇帝宣諭曰銷金之法甚嚴禁中有衣銷金者罰俸三月淳熙十一年嘗劄下本府嚴行禁止本朝法制之密蓋如此今此風日盛禁止已是後時臣愚欲望睿斷劄下本府舉行祥符淳熙之制明列項目嚴行禁戢仍乞陛下仰體紹興之旨自宮禁始以先民庶幾法制必行愛惜金寶以抑僭侈以厚風俗不勝幸甚

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

曰節用而愛人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頌魯僖公能修伯禽之法先及儉以足用次之寛以愛民夫聖人方論愛民乃首言節儉者蓋不儉則用度不足用度不足則必重斂於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矣臣恭聞陛下儉約出於天性令發政之初必將如漢文帝示淳朴為天下先而臣尚以為言者蓋自南渡以來疆土未及承平之半悉中外之貢輸奉三宫之營養自當有增而無損至於既養州郡之兵又聚屯戍之兵又厚添差

不蠧務之禄視祖宗時所入彌寡所用彌多東南民力安得不困往者京官選人憚於作邑正為財賦難辦爾邇来州郡亦以不辦為憂嚴於催科巧於措畫僅乃有濟陛下雖懐愛民之意何自而行臣願因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費損之又損如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然後上行下傚其效可睹至於民力之盈虚州用之貧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監司守令乃能詳知欲望申詔諸路各陳所部凡可省費而裕民者指事申明

限以半年上之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實惠徧及於天下不為虚文揜是則雖詔旨諄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牆壁而已

寧宗即位校書郎項安世上奏曰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

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稟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重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給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

也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邊陲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

理宗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前漢揚雄將作大匠箴
曰侃侃將作經治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
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王茅茨土階夏
卑宮室在彼溝池

臣聞工誦箴諫著於古者謂本之末工執藝諫蓋
垂紹聽規之世所不棄也臣以司匠退循樸拙他
無技能取銘心工極陳儉寶惟陛下垂聽焉夫宮
室牆宇將足以禦風蔽日古之聖人不越是以求

侈也夏后氏處卑宮而不厭其陋且手胼足胝盡力於溝洫之利凡可以約己而裕人者無不為之況敢以是自逸其身哉不然峻宇雕牆華則華矣視采椽不斲為孰久瑤臺瓊室珍則珍矣視土階三尺為孰安蓋聖人以大學絜矩之道正天下念民力之有限計邦費之無窮知天下之傷財孰有如工役之費故清心省事所以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所以為深固邦本之計其意若曰宮室

既侈麗矣凡皆稱是可也窮奢極欲極天下之膏血將不足以供之此聖人所不忍爲宜乎其長守富貴也昔魏之楊阜當明帝建宫室之初抗疏請省宫人問之吏則以爲禁密非所當與阜怒而杖其吏帝於是愈敬憚之實璡修洛陽宫脉過侈之當戒崇飾雕麗謂可逢上之欲豈知太宗能爲工費計怒而毁之曾不容緩然則二臣之正否雖不同而二君之好惡則俱正矣臣於是益有感於揚

雄氏之箴焉雖然雄既託匠以爲箴而校獵長楊一賦又有感於文帝躬服節儉之化大廈則取其不居木器則取其無文後宫則取其賤玳瑁而踈珠璣他如却翡翠除雕鏤惡靡麗斥芬芳與夫抑止鄭衛絲竹之聲樂極其效則上足以格天而有玉衡正泰階平之應然則揚雄有愛君之忠欲規其過而繩其愆者以箴諫之爲未足故又述賦以諷諫也臣嘗謂揚雄之箴獻之於西都中微之季

時之不偶而言弗獲用漢亦殆矣臣述其言以補

工藝之諫敢謂遭際陛下盛明之君納約自牖信

而後諫臣能言之陛下能行之臣百生慶幸與國

同休矣惜不令揚雄見之

度宗咸淳十年侍御史陳堅等上奏曰今東南之民力

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

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

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之興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鍾

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槳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生死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寛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上古洪荒敷天朴略標枝野鹿燔黍捭豚衣鳥獸之皮食鳥獸之肉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冬則居窟夏則居巢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當此之時淳風未散民皆自以爲足也及乎伏羲作而書契之法興神農作而耕織之功立軒后作而器用之資漸備自茲以降澆漓益生是以堯居茅屋禹戒雕墻周王之卑服漢帝之弋綈非徒盡質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汰也至元年間都堂議得民間喪葬紙房金銀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幙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又准中書省奏定到官民嫁娶聘財筵會等事此皆先帝慎儉德以懐永圖推其餘以化下民也夫

天下之人或有見衣服鮮明騶從翹楚者從而羨之見衡門安志樂業循常者從而笑之乃薄民之淺昧世態之恒情然而權利濫官豪富子弟知其如是大放厥心以驕溢相夸以奢靡相尚以節約為恥以貞廉為愚既不副於上心又重傷於家業延及士庶轉相倣傚習以成風非一旦之能改也殊不知衣敝緼袍不恥狐貉者子路之何用不臧也食前方丈後車千乘者鄒軻之得志不為也桓宮丹楹刻桷而御孫諫之晏子一狐裘三

十年而紫陽稱之夫衣足蔽體食足充飢外之皆非吾人之所有也彼錦繡綺組之衣以之禦寒與繒練奚以異哉彼熊掌膾炙之食以之餬口與魚粟奚以異哉慶贈宴會禮足而已又奚用越名干分傾貲破產以爲之哉故古人之言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又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言生一破百而易無孑遺也又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寬袖四方全匹帛言京師者天下之仰從也且聞譽施於身不願

人之文繡理義悅我心如芻豢之悅口今之王公大人宜去奢從約以增美其名乎宜務華違儉以徒飾其身乎伏望陛下體先帝之意禁京師内王公大人之奢侈則天下之官民不令自從矣葢見在上者先儉而知儉之爲美故不得不然

明宗時監察御史博迪約蘓言朝廷自去秋命將出師戡定禍亂其供給軍需賞賚將士所費不可勝紀若以歲入經賦較之則其所出已過數倍况今諸王朝會舊

制一切供億俱尚未給而陜西等處飢饉洊臻餓殍枕籍加以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麥苗槁死秋田未種民庶遑遑流移者衆臣伏思之此正國家節用之時也如果有功必當賞賚者宜視其官之崇卑而輕重之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請恩賜宜悉停罷以紓民力臺臣以聞帝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二